

因为有情 更因为有爱

谢冕

至,但却必然心向往之。也因为他们,让我确信,只要有情,世界就不会绝望。”

戴小华为文简洁明快,无论事关大小,她总是秉笔直书,开门见山,不绕弯,也不掉书袋,甚至也极少华丽的装饰。朴素,自然,真诚,是她行文的本色。但她这些看似不加雕饰的文字,却有极大的冲击力——她平心静气,娓娓道来,却是直抵人心!她的文字如她的为人,敏捷、干练、果断,而且大气磅礴。她以自己的文章塑造了作为智慧型作家的形象。面对戴小华的文字,我常常感叹古人“文如其人”的明晰。

戴小华总是向往着像精卫这样为理想而献身的英雄。她阅读夏衍,并有机会拜望劫后归来的文坛前辈。在追念夏公的文前,她特意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

富翁一词,离我挺远,缥缈而不可及。如今,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富翁了——时间的富翁。

过去,我是时间的吝啬鬼,常常是宁愿多花铜钿,也要节省辰光。出差或旅游,坐飞机乘高铁,都是为了赶时间呀。冷静想来,时间对我真有那么重要吗?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无非是为了看几页书多码几个字而已。

《时间简史》的作者史蒂芬·霍金说,特定状态下“时间变成一个更个人的概念”,时间在对每个人都公平的前提下,到了具体人身上,可以由自己支配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对于婴幼儿来说,他什么都不懂,只能用睡觉和玩耍打发时间。对于年迈者来说,体弱多病,什么都做不动了,只能以慢行或闲散消磨时间。

那么,对上班族来说,时间常常不够用,显得捉襟见肘。八小时外,我要节约时间,就得与睡眠锱铢必较,别人睡八小时,我睡七小时或六小时吧。此外,还得把饭吃得快些,还得把路走得快些。久而久之,这都习惯成自然了。

家务事我本该花点时间分担些吧,可是,我一直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妻子体谅我不善此行,揽下了所有家务,我却耍赖地占用了她宝贵的时间份额。

尽管如此,仍觉得时间不够用。于是,吃着碗里瞅着锅里。有次因节日长假调整休息日,星期天仍上班。可文庙旧书市场不管这些,照开不误,这让我左右为难,哪有本领做到上班淘书两不误啊。淘书诱惑太大了。于是,决定去文庙过一把淘书瘾,然后再去上班。可想而知,迟到是必然的。也许,我平日工作不敷衍,手脚还利索,单位领导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不与我这个书呆子较真了。我暗忖,在时间上也敢搭上班的油,也是一种以私济公的贪污吧。自知理亏,这样的状况只能偶尔为之。

时间啊时间,有不可承受之重,大力士拉不住你,权贵者买不到你。你是那么珍贵,又那么决绝,一天天从人们眼前无情地消逝。于是,人们有许多期待,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说“时间像海绵一样,要挤总是有的”。

现如今,我退休了。不必朝九晚五为“稻粱谋”了,不必掐着点找网约追地铁了。天暑地寒,刮风下雨,都不愁上班迟到那点了事。每天,一觉睡到自然醒。大把大把的时间任我掌控,甚至任我挥霍了。退休真好,什么都可以不做。不再与会,那些无休止的无聊之会。不再接旨,来自任何上司的硬性

任务。真可谓“随心所欲不逾矩”,任性地做想做的一切。有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也有人说,钱不是万能,没钱万万不能。时间和金钱同等重要吗?可以画等号了吗?我看也未必。时间的富裕,不等于物质的富有。有人空掷时间,虚度光阴。有人自嘲地说穷得只剩钱了。有人用时间来创造财富,有充实知识,享受人生。所以,人是支配时间的主角。

朋友问起,退休生活如何安排?我如实回答,看看书写写字。我在大型国企待了四十年,从一个天天背工具袋,出一身臭汗的工人,成为一个专职团干部、局办秘书,又成为杂志编辑、企业文化策划,杂的是一支笔,一支爱好写作的笔。文学情怀,是我的精神动力。这自然离不开书与阅读。首先,在不累着自己的前提下,退休后这依然是我主要的文学活动。从淘书到文史研究,我

人拥有的情爱,是一种大爱。这种大爱,源于她的大视野和大胸襟,由此产生出大悲悯和大关怀。

戴小华出生于中国台湾,后定居于马来西亚。大陆改革开放后,她随同父母寻根河北家乡,从而认识了她曾经陌生的中国大地。她在《我的中国梦》中自述:在台湾,有人说我是外省人;在马来西亚,有人说我是外来移民;在中国大陆,有人说我是华侨。她为此慨叹,“好像有一种委屈,有一种不安,更有一种渴望。渴望的是什么?说起来,只不过是让自己能安心地去爱和被爱的家。”

后来,她终于在从事的文化工作中理解了“家”的概念,对她而言,它不只是地域的,情感的,更是精神的。小华深情地说:我对我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始终怀有梦想。因为她是博大精深的,是中庸和谐的,所以,在人类千姿百态不同的文明中,她应有能力跨越各种障碍担负起促进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国家间相互理解,以及懂得欣赏、享受,喜悦彼此文化上的差异并能成为引领人类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昌盛的重要角色。

戴小华由家而国,由国而世界、以至全人类,她的思路有多广阔,她的心胸有多博大,这就是我所觉察到的戴小华的大美和大爱。



由小到大,大家都叫他“阿俊”,叫着叫着,居然忘记了他的本名叫做“邓明弘”。

阿俊样子俊俏,大家都说,他如果走上银幕,肯定会一炮而红。每次听到这样的赞美,阿俊的脸上便会浮现一种月朗风清的微笑,幸福而又腼腆。长大后的阿俊,在实验室工作,大家都开玩笑地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星探会上门来呢?阿俊听了,笑意从眉梢一直蜿蜒到嘴角。兴许他在内心也偷偷地盼望着星探的出现吧?

然而,黑暗的风暴没有任何预兆便席卷而来。实验室爆炸,把阿俊炸得血肉模糊。医生尽力抢救,他被救出,可是,五官尽毁,像是从地狱里逃出来的一只鬼。在他留医期间,家人寸步不离,把所有的镜子藏了起来。

出院那天,他揽镜自照,凄厉的喊声差点把镜子震裂了。当天,他趁人不备,割脉自杀。被救治之后,日夜不分地躺在床上,鬓发尽白的母亲,给他熬煮各种可口的食物,他木无表情地吃,吃了睡;睡醒之后,不言不语地吃,吃完又倒在床上,像个只会张口吃饭的活死人。义工到家里来开解他,他咆哮着说:“你没资格和我说话,有一天,当你的脸烂得像我一样,你再再来和我谈人生的意义吧!”义工束手无策,父亲垂首叹气,母亲以泪洗面。

有一天,来了一名睿智的义工阿黎,硬生生地把他从床上拽起来,他粗声粗气地喊道:“你没资格和我谈人生……”阿黎说:“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你去了以后,如果还要继续过这种行尸走肉的生活,我绝对不会再来干扰你!”阿黎把他带到火葬场,指着六盒骨

灰对他说道:“这六名死者,生前的性别、年龄、职业、身份、地位、境遇各个不同,可是,死后全都化成了旁人无法辨识的灰烬。生前的样貌,只不过是大家向上天暂时借用的面具而已。唯有利用面具底下蕴藏着的智慧使短暂的一生发光发亮,才能充分彰显生命的意义啊!你现在在为了一副暂时借用的面具弄得自己生不如死,值得吗?”

阿俊一言不发地看着眼前六盒骨灰,瘦瘦的身子,好似一株正在承受着狂风暴雨侵袭的植物,簌簌地抖着、抖着。半晌,他张开了嘴,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哭声,那哭声,像突然涨大了无数倍的金箍棒,一棒打在天上,天被打得裂开一条缝,整个大地都颤抖了;接着,山洪暴发,泪水淹没了一切。自出事以来,他在死亡的幽谷里进进出出,一滴泪也不曾流过,现在,嚎哭成了他唯一的发泄。

站在一旁的阿黎,眼里也饱饱地含着泪,可是,他明确地知道,阿俊已经从那黑不见底的牛角尖里探出头来了。康复了的阿俊,成了非常杰出的义工。他现身说法,把希望的曙光带给许多不幸地陷落于忧郁深坑的人。他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如果快乐不肯放弃你,为什么你要死死抗拒它?”

有时出门,有人看到他,吓得掩面尖叫,他幽默地回应:“夜晚吓到你,那才是我该负的责任;可是,白天出门吓到你,却是社会教育的问题。”

别人叫他“邓先生”,叫他“明弘”,他总不嫌其烦地纠正:“我叫阿俊。”顿了顿,又诙谐地指着他的心,说:“我有一颗很傻的心。”

历经劫难而又浴火重生,阿俊知道,人生最重要的是:面对自己、接受自己。

六盒骨灰

(新加坡)尤今



准备上台的小演员 (油画) 蔡晓斌

水调歌头 词绎爱尔兰诗人叶芝《当你老了》

高昌

待到青春老,倦卧火炉旁。翻开今日诗册,相信有沉香。别个迷君俏丽,别个夸君妙趣,假笑或佯狂。唯是我心苦,苦恋到斜阳。 圣魂洁,皱纹美,此情长。人间烟火,何妨平淡看沧桑。流水哗哗离去,岁月匆匆飞逝,浮世确无常。君似星灿灿,永耀在心房。

每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对电影迷来说,就像过节一样,那么多的电影排山倒海到眼前,令人眼花缭乱,来不及看啊。 今年是6月8日上午开启线上售票,半小时就卖出20万张,可见上海人是多么爱看电影啊。 看电影从上世纪开始,就是一件时髦的事。在张爱玲时代,上海最有名的大光明电影院门口有三眼巨大的喷泉,台阶上铺着丝绸地毯,一个由欧美乐师组成的乐队在演奏,女孩们必会穿着最新款的华服来看电影。据说鸿翔的服装设计,师为了能捕捉最新的流行样式,经常到电影院门口观察时髦女郎的穿戴。 上海的电影院是有历史承载的,比如曾享有“远东第一影院”盛名的大光明电影院,始建于1928年,当时由京剧大师梅兰芳开张剪彩,1933年又由著名的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重建,到1989年大光明电影院被评为上海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我对它的情怀是因为小时候外婆天天抱着我到人民公园玩,偶尔会去看场电影。 大光明电影院是亚洲第一座宽银幕电影院和亚洲第一座立体声电影院,1930年代就在硬件上领

了风气之先。因为早年就放映国际影片,主要是美国八大公司出品的影片,在国内率先引进了“译意风”同声翻译机设备:每个座椅背后安装一个小方匣,里面有电线与发声器相连,观众多付一毛钱,就可以租借耳机连上小方匣,听到“译意风”小姐们纯正的同声翻译。 现在的上海成了国际大都市,很多居民都会英语,虽然影片打有

段上喜欢的影院,买好套餐(爆米花+可乐),订好座位,然后就是舒舒服服地享受了……

很多影院都是标准配套,IMAX则屏幕更大、画面更佳、音响更震撼,看大片的感觉很好。有一次上班时正巧无事就买票直接去看电影,结果那个小放映厅就我一个人,享受了一次个人专场,至今难忘。前段时间在徐家汇看《阿丽塔》首映,地铁7号线出来就是很大一个商业广场,各种店应有尽有。我找了一家日本店选了一套定食,吃完后上4层的影院看电影,卡梅隆制造的视觉效果让我记住了阿丽塔真人一般流动的眼睛,这种观影效果是家里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的。

而看得最多的是几年前在上海影城,也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那时票子比现在好买,记得当时一天都在影城里,看完一部买下一部,几个放映厅轮流跑着看,舒适的环境让我完全忘记了时间……这样的体验也是难得的人生享受。

面对现实,电影何为?请看明日专栏。

光影十年,奋发共进 责编:杨晓晖

